

中國歷史文選目錄并序例

上卷 第一單元

一 梁啟超過去之中國史學 (節錄) 講授三小時

二 梁啟超史之改造 (節錄) 三小時

三 章炳麟論史 三小時

四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篇 (節錄) 三小時

五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篇 (節錄) 三小時

學者初入大學，程度參差，認識分歧，端正學習歷史之態度，實為當務之急，故選上列五篇。

第二單元

六 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摺 (節錄) 講授三小時

七 李秀成再致各國領事書 三小時

八 楊秀清奉天討胡檄 三小時

九 洪秀全示東王詔 三小時

中國歷史悠久，史料浩繁，舉要摭華，略加分析，示學者以軌轍，俾知一而反三，故選上列四篇。

第三單元

十 王鳴盛論泥古之弊 講授三小時

十一 崔述論讀書當考信 三小時

十二 胡應麟四部正偽引 三小時

- 三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(節錄) 三小時
 - 四 朱熹跋通鑑紀事本末 三小時
 - 五 鄭熊通志總序 (節錄) 三小時
- 歷史方法，論者不一，然觀古今之會通，辨偽而考信，遵博雅之達道，取精而用宏，則未嘗異也，故選上列六篇。

第四單元

- 六 顧炎武邵叢論 講授三小時
 - 七 黃宗羲原君 三小時
 - 八 王夫之讀通鑑敘論四 (節錄) 三小時
- 文史分途，而史固寓於文焉，是以能文之士，輒精於史，其稽古辨惑之功，知人論世之識，足以啟發心思，增廣聞見，故選上列三篇。

附錄

- (一)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(王安石變法)
 - (二)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(張巡保障江淮)
 - (三) 裴矩西域圖記序 (隋代西北交通)
 - (四) 江統徙戎論 (晉代民族政策)
 - (五) 賈讓治河奏 (漢代治河方略)
 - (六) 劉安淮南子要略篇 (節錄) (先秦諸子起原)
- 上列六篇，輯史料之要。

- (七) 蘇軾志林論周東遷
 - (八) 蘇洵權書六國
 - (九) 歐陽修五代史吳越世家論
 - (十) 李德裕三國論
 - (十一) 柳宗元封建論
 - (十二)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
- 上列六篇，權史論之華。

下卷 第五單元

- 先 孫樵與高錡望書 講授三小時
 - 二 李翱與皇甫湜書 三小時
 - 三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三小時
 - 三 杜佑通典序 三小時
 - 三 柳虬論史官 三小時
- 學者治史，非徒博覽而已，博覽有得，編纂成文，斯亦所宜致力者也。而編纂之方，古人所論，固未能悉當，然前賢典範，亦可取資，故選上列五篇。

第六單元

- 二 孟劉知幾史通採撰篇 講授三小
- 三 范曄自序——從中與諸甥姪 三

三六 王充論衡養增篇（節錄） 三
歷史問題，紛紜錯雜，而採撰、修養、寔事求是諸學學大端，學者所首宜究心焉，故選上列三

第七單元

二七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講授三小時

二八 袁宏後漢紀序 三小時

二九 班固漢書敘傳（節錄） 三小時

三十 班彪史記論 三小時

三一 劉向戰國策序 三小時

歷代史學大家，肩背相望，名篇巨著，史不絕書，聊取數篇，讀其表敘，將以尋其枝葉，究其所窮，故選上列五篇。

第八單元

三二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祖述北伐 講授三小時

三三 司馬光資治通鑑肥水之戰 三小時

三四 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 三小時

三五 戰國策趙策秦圍趙之邯鄲章 三小時

三六 左傳曹劌論戰 三小時

劉氏史通，區別史裁，首列六家，統歸二體，自漢迄唐，編年紀傳，乘除互用，逮乎南宋，又有紀事本末，而其他雜史，亦往往出焉，略示楷模，藉窺門徑，故選上列五篇。

凡二卷，上單元，三十六篇，選文率依時序之後先，由近代而上溯古代，每篇先錄原文，然後附之以註，而註之中，或又有註焉，取便學者詢習云爾。實習三十六，始則為斷句標點，繼則為分段摘要，終則為兼及於分析批判，必由淺而入深，不躐等而欲速。

上卷，四單元，文十八篇，供上學期教學之需，文與註，並以簡易為主，夫簡易而不艱深，使學者能循序漸進，優柔饜飮，樂其簡易而勤於學習也。至於附錄十二篇，則文取精而註求備，則欲免學者翻檢之勞，期收事半功倍之效耳。

下卷，四單元，文十八篇，應下學期教學之用，文與註，並以詳核為宗，敷其典而不忘其祖，沿其波以討其源，使學者觸類旁通，原始要終，開其途徑而擴其心胸。

余力疾任教，暗中摸索，疏漏之愆，所不能免，大方之家，教而正之，俾知改進，豈獨編註者之幸而已乎？

公曆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

曾紀經存於中山大學歷史系。

中國歷史文選 上卷

第一單元目錄

- 一 梁啟超過去之中國史學 (節錄) 講授三小時
- 二 梁啟超史之改造 (節錄) 三小時
- 三 章炳麟論史 三小時
- 四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篇 (節錄) 三小時
- 五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篇 (節錄) 三小時

下是考

一 梁啟超過去之中國史學（節錄）^①

中國於各種學問中，惟史學為最發達；史學在世界各國中，惟中國為最發達。（二百年前可云如此。）其原因何在，吾未能斷言，然史官建置之早^②，與職責之崇，或亦其一也。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，吾未深考，中國則起原確甚古，其在遠古，如黃帝之史倉頡、沮誦等^③，雖不必深信，然最遲至殷時必已有史官^④，則吾儕從現存金文甲文^⑤諸遺蹟中可以證明。吾儕又據尚書、國語、左傳諸書^⑥所稱述，確知周代史職，已有分科，有大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名目。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，乃至諸侯之國及卿大夫之家，莫不皆有。（原注一）又知古代史官，實為一社會之最高學府，其職不徒作史而已，乃兼為王侯公卿之高等顧問，每遇疑難，諮以決焉。（原注二）所以者何？蓋人類本有戀舊之性，而中國人尤甚，故專設司以紀錄舊聞，認為國家重要政務之一。既職在記述，則凡有關人事之簿籍，皆歸其保存，故史官漸成為知識之中樞。（原注三）又古代官人以世，其累代襲此業者漸形成國中之學問階級，例如周任史佚之徒，幾於吐辭為經；先秦第一哲學家老子，其職即周之守藏史也。漢魏以降，世官之制雖革，而史官之華貴不替，所謂「文學侍從之臣」，歷代皆妙選人才以充其職。每當易姓之後，修前代之史，則更網羅一時學者，不遺餘力，故得人往往稱盛焉。三千年來史乘，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為中心，雖不無流弊，然以專才任專職，習慣上法律上皆認為一種重要事業，故我國史形式上之完備，他國殆莫與京也。

（原注一）殷周史官人名見於古書者，如夏太史終古，殷內史向摯，見呂覽先識。周史佚，見周書世俘，左傳僖十五、周語上。史高，見文選注引六韜。大史辛甲，見左襄四，晉語，韓非說林。太史周任，見論語；左隱六。左史戎大，見周書，史記。史角，見呂覽審察。史伯見鄭語。內史

遇，見左莊三十二，周語上，內史叔與，見太史儋，見史記老子傳。史大夫強，見莊子則陽。右吾雜舉所記憶者如此，尚未備也。各官可考者，魯有太史，見左昭二。鄭有太史，見左昭元。齊有太史到史，見左襄二十五。楚有左史，見左昭十二，楚語上。秦、趙皆有御史，見史記廉頗傳。薛有傳史，見史記孟嘗傳。其人各可考者，如魏有史驚，見晉語二。晉有史趙，董狐，見左襄三十。楚有倚相，見左昭十二。有史皇，見左定四。趙有史墨，見左傳二十九。右亦雜舉所記，恐尚有遺漏。

(原注二) 右所舉史官諸名，大半皆應當時公卿之顧問，而古書述其語者。

(原注三) 衛宏漢儀注云：「漢法，天下計書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」其言信否，雖未敢斷，然古制恐如此，蓋史官為保管文籍一重要機關也。

① 梁啟超 (一八七三—一九二九) 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廣東新會人，晚清至民國初年思想界之要角，曾與康有為等組織維新黨，企圖實行由上而下之改良主義運動，協助前清光緒皇帝實行新政，並被西太后所推翻。光緒被廢禁後，梁氏逃亡日本，週遊歐美，回國後，仍不脫封建士大夫思想，其生平著作甚多，全集四卷，名為飲冰室集，此則選自中國研究第二章。

② 史官建置之早，唐劉知幾史通有史官建置篇，近代張采田史微有史官沿革考，皆述史官建置之早。

③ 倉頡、沮誦，一則傳倉頡、沮誦皆黃帝時人，造文字，許慎說文序：「黃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跡，這之跡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。」楊慎外集：「倉頡、沮誦，共造文字，今但知有倉頡，不知有沮誦。」

④ 說者以為甲骨文中之「貞人」，即殷之史官。

⑤ 甲文金文即從虛甲文與西周金文。

⑥ 尚書，史記孔子世家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，詩書缺遺迹三代之禮，序書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穆，編次尚書，或謂孔子觀書於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刪去其重者，定為百篇。今尚書凡五十八篇，其中真偽參半，據清代學者考定，祇有伏生之二十八篇為真，謂之今之尚書。此外之二十餘篇，則謂之偽古文尚書，而今尚書孔傳，亦為偽作，稱為偽孔傳。國語，據司馬遷定為左丘之作，其書經對向之考校，今存者為二十卷，起自周穆王以來，下迄魯悼智伯之誅，計周語三卷，魯語二卷，齊語一卷，晉語九卷，鄭語一卷，楚語二卷，吳語一卷，越語二卷。左傳，左丘明撰，其載春秋事蹟之始末，於三傳(左傳、公羊傳、穀梁傳)中最高詳明博瞻。

二 梁啟超史之改造 (節錄)

吾生平有屢受窘者一事，每遇青年學子叩吾以治國史宜讀何書，輒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對。試思吾舍二十四史、資治通鑑、三通、通鑑輯覽外，更何術以應此問？然在今日有學待治之世界，而讀此浩瀚古籍，是否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許，姑且勿論，尤當問貴此莫大之日力，其所得者究能幾？吾儕欲知吾祖宗所作事業，是否求之於此而已足？豈惟僅此不足，恐雖遍讀隋唐志、明史、等所著錄之十數萬卷，猶之不足也。夫舊史既不可得編讀，即徧讀之亦不能養吾欲而給吾求，則惟有相率於不讀而已。信如是也，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國史學將完全被驅出於學問圈外。夫使一國國民而可以無需國史之智識，夫復何言，而不然者，則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問題矣。

今日所需之史，當分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，專門史如法制史、文學史、美術史、哲學史……等；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。治專史者，不惟有史學的素養，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。此種事業與其責望諸史學家，毋寧責望諸各該專門學者。而凡治各專門學之人，亦須有兩種覺悟：其一，當思人類無論何種文明，皆須求根抵於歷史。治一學而不深視其歷史演進之跡，是全然蔑視時間關係，而茲學系統，終末由明瞭。其二，當知今日中國學界，已陷于「歷史飢餓」之狀況，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。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不明，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。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，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。此法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，而必有待於各學的專門家分擔責任。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。專門史多數成立，則普遍史較易致力，斯固然矣。雖然，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，作普遍史須別具一種通識，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，而貫穴乎其間。夫然後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見，而整個的文化，始得而理解也。是故此種事業，又當與各專門學異其範圍，而由史學專門家任之。昔

自劉知幾以迄萬斯同，皆極言眾手修史之弊，鄭樵、章學誠尤矢志向上，以「成一家之言」為鵠，是皆然矣。雖然，生今日極複雜之社會，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，供給國人以歷史的全部智識，雖才什左馬分，豈伯鄭草，而其事終不可致。然則當如之何？曰：唯有聯合國中有史學興味之學者，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，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摠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，分途以赴，而合力以成。如是，則數年之後，吾儕之理想的新史，或可望出現，善乎黃宗羲之言曰：「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。」（明儒學案發凡語）

①二十四史，清高宗乾隆時所定「正史」也。明刊監版正史，以十七史（宋以前學者，所習僅史記漢書、三國志四史而止，至英宗時，方粗就，然魏書已逸者三十卷，北齊書、宋書，亦多闕者，以南北史補之。又改劉昫舊唐書為新唐書，改薛居正五代史為五代史記，乃合為十七史。）合宋、遼、金、元四史為二十一史，自乾隆四年明史既成，又詔增舊唐書、五代史共為二十四史。史記一三〇卷，漢司馬遷撰，漢書一二〇卷，後漢班固撰，後漢書一二〇卷，南朝宋范曄撰，三國志六五卷，晉陳壽撰，晉書一三〇卷，唐房玄齡撰，宋書一〇〇卷，梁沈約撰，南齊書五九卷，梁蕭子顯撰，梁書五六卷，唐姚思廉撰，陳書三六卷，唐姚思廉撰，後魏書一一四卷，北魏魏收撰，北齊書五〇卷，唐李百榮撰，周書五〇卷，唐李延壽撰，舊唐書二〇〇卷，後晉劉昫撰，新唐書二二五卷，宋歐陽修撰，舊唐書，北史一〇〇卷，唐李延壽撰，舊唐書二〇〇卷，後晉劉昫撰，新唐書二二五卷，宋歐陽修撰，舊唐書，舊五代史一五二卷，宋薛居正撰，新五代史七五卷，宋歐陽修撰，宋史四九六卷，元托克托撰，遼史一一六卷，元托克托撰，金史一三五卷，元托克托撰，元史二一〇卷，明宋濂撰，明史三三六卷，清張廷玉撰。

②資治通鑑，宋司馬光奉敕撰，以英宗治平二年（一〇六五）受詔編纂，以神宗元豐七年（一〇八四）十二月書成奏上，凡越十九年而後畢，助其事者，史記前後漢書馬劉放，三國志南北朝高劉恕，唐五代屬范祖禹，其餘用之書，正史以外，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，神宗親為製序，賜名資治通鑑，凡二百九十四卷，起周烈王二十三年（前四〇三），以上接左傳，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（九五九），合十六代（周、秦、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、唐、後梁、後唐、後晉、後

漢、後周。一、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（前四〇三——九五九）。光另撰考異三十卷，目錄三十卷。

③ 三通，通典、通志、通考也。通典二百卷，唐杜佑撰，通志二百卷，宋鄭樵撰，文獻通考三百四

④ 隋志，謂隋書經籍志、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也。

⑤ 明史，有藝文志。劉知幾，字子玄，唐彭城人，著史通二十卷五十二篇，詳職，忤時，史官建置諸篇，痛言官府纂

修不及私家著述，宋鄭樵亦嘗以衆手修書，比之道傍築室（見通志總序）。蕪斯同字季野，清鄭

縣人，從黃宗羲遊，博通諸史，尤熟於明代掌故，曾以布衣參修明史，洞察衆手修史之弊，錢大

⑥ 左馬，左丘明、司馬遷也。左丘明春秋時人，相傳其撰左傳、國語，司馬遷字子長，漢龍門人，

著史記，百三十卷。鄭章即鄭樵章學誠，鄭樵字漁仲，宋莆田人，著通志二百卷。章學誠字實齋，清會稽人，著文史

通義、校讐通義等書。

三章炳麟論史

余數見印度人言其舊無國史，今欲搜集為書，求雜史短書以為之質，亦不可得，語輒扼腕。

國之有史久遠，則亡滅之難，自秦以迄今茲，四夷交侵，王道中絕者數矣；然措音不敢毀棄舊

章，反正又易，善不獲濟，而憤心時時見于行事，足以待後，故今國姓不墮，民自知貴於戎狄，非春

秋孰綱維是。孔子不布春秋，前人往，不能語後人，後人亦無以識前，乍被侵略，則相安於輿臺之分

⑦ 詩云：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」此可為流涕長潛者也。天方薦瘡，載晉及溺，滿洲亡

而復起，日人又出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濟之，諸夏陸危，不知胡底，如我學人，猶廢經史而不習，

忘民族之大開，則必淪胥以盡，終為奴虜而已矣。

史之有關於國本者至大，秦滅六國，取六國之史悉焚之，朝鮮亡後，日人秘其史籍，不使韓人寓目；以今日中國情形觀之，人不悅學，史傳束閣，設天降喪亂，重罹外族入寇之禍，則不待新國教育三十年，漢祖、唐宗，必已無人能知，而百年之後，炎黃裔胄，決可盡化為異族矣！

①章炳麟

(一八六七—一九三六)一名絳，字枚叔，餘杭人，生於清同治間，少師俞樾黃以周，精研國學，富於民族思想，光緒間，先後任時務、昌言等報撰述，以言論激烈，見忌於清廷，避禍台灣，尋遊日本，識孫中山先生。光緒二十八年，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於東京，以紀念亡明，旋回國居滬，創愛國學社，鼓吹革命排滿，因是被逮，繫獄三年，釋出後，復赴日，加入同盟會。民國既造，袁世凱任為顧問，袁氏稱帝，炳麟不為用，復被幽禁，袁死得釋，自北遊鄂湘等地，致力於講授及著述，後居蘇州，創章氏國學講習會，民國二十五年(一九三六)夏逝世。炳麟博涉群書，為樸學大師，治文字音韻訓詁之學，尤為精邃，其論史亦多精言勝義，閱識孤懷，文宗魏晉，多古雅深奧之作，所著有章氏叢書。

②扼腕

握持手腕以示振奮也。國策燕策注：「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手腕也。」

③於寶書

哀思於國命矣。上等句附註。

④輿臺之分

輿臺之分，賤役之名分也。左傳昭公七年：「人有十等；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子。」

⑤取也

唐風山有樞之篇：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」毛傳：「宛、死貌。」鄭箋：「愉、說曰愉，愉取也。」疏：「鄭以愉為取，言他人將取之。」

⑥潛

音刪，滲流貌。詩小雅大東：「潛然出涕。」

⑦天方降瘧

詩小雅節南山之什節南山：「天方降瘧，喪亂弘多。」毛傳：「薦重，瘧病，弘大也。」

⑧天氣方今又重

以疾病，長幼相亂，而死喪甚大多也。疏：「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，使」

- ⑧民之死喪禍亂，其大多也。
- ⑨載晉及海，詩大雅蕩之什柔柔；「其何能淑，載晉及溺」，箋：「淑善也，晉相，及與也，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？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」。
- ⑩諸夏帖危，左傳閔公元年注：「諸夏中國也」，漢書食貨志注：「帖危，欲墜之意」。
- ⑪胡，書太甲疏：「胡之與何，方言之異耳」，底，左傳昭元年疏：「服虔云：「衣止也」，胡衣，言何所止也」。
- ⑫開，防也，大開猶言大防也。
- ⑬淪胥，謂相牽率也，詩小雅雨無正傳：「淪、率也」，箋：「胥、相」，淪胥以盡，謂相率以盡也。
- ⑭此則錄自一九三五年「講論讀經有利而無弊」。
- ⑮秦滅六國，取六國之史悉焚之，史記六國表序：「秦既得志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為其有所刺殺也」。
- ⑯東閣，束之高閣也，謂廢置不用也，韓愈寄盧仝詩：「春秋三傳束高閣，獨抱遺經究始終」。
- ⑰天降喪亂，詩大雅蕩之什柔柔：「天降喪亂」，雲漢：「天降喪亂」，疏：「天下此喪亂之災」。
- ⑱此則錄自「講讀史與文化復興關係」。

四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篇（節錄）

才、學、識，三者，得一不易，而兼三尤難，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，職是故也。昔者劉氏子元，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。雖然，史所貴者義也，而所具者事也，所憑者文也，孟子曰：「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。」蓋非識無以斷其義，非才無以善其文，非學無以練其事，三者固各有所近也，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，記誦以為學也，辭采以為才也，擊斲以為識也，非良史之才學識也；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，猶未足以盡其理也。

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，如愚者得金，不解買化，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，不過欲於記誦之間，知所抉擇，以成文理耳。故曰古人史取成家，退處士而進奸雄，排死節而飾主闕，亦曰一家之道然也。此猶文士之識，非史識也。能具史識者，必知史德。

德者何？謂著書者之心術也。夫穢史者，所以自穢，誇書者，所以自誇，素行為人所羞，文辭何足取重？魏收之矯誣，沈約之陰惡，讀其書者，先不信其人，其患未至於甚也。所患夫心術者，謂其有君子之心，而所養未底於粹也。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，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，此而猶患於心術，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。以此責人，不亦難乎？是亦不然也。

蓋欲為良史者，當慎辨於天人之際，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，雖未能至，苟知之，亦足以稱管、晏者之心術矣。而文史之儒，競言才學識，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，烏乎可哉？夫是堯舜而非桀紂，人皆能言矣；崇王道而斥霸功，又儒者之習故矣。至於善善而惡惡，褒正而嫉邪，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，莫不有是心也。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，則以天與人參，其端甚微，是非區區之明所可恃也。

①章學誠《一七三八一八》。一、字實齋，清浙江會稽人，十五六歲，即有志於史學，不肯為應舉文字，後專攻文史，自稱於史學義理，校讐心法，皆有獨得之見，其思想大概具在《文史通義》、《校讐通義》中。

②新唐書劉知幾傳：「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：『自古文士多史才少，何耶？』對曰：『史有三長，才、學、識，世罕兼之，故史才少。夫有學無才，猶愚者得金，不能殖貨；有才無學，猶巧匠無榘楠斧斤，弗能成室；善惡必書，使驕君賊臣知懼，此為無可加者。』時以為篤論。張爾田史徵凡例：「劉子之論史有三長，才也，學也，識也。竊謂為學亦然。文章謂之才，考訂謂之學，義理謂之識，而識為最難。夫調停兩可，非識也，憑虛臆決亦非識也，識也者，謂能別白古人學術之異同，融會而貫通焉，使後人知所法擇耳。若不問古人學術異同如何，據一字一句，妄思平

反成讞，而間執承學者之口，此經生聚訟之習，豈有富於別識心裁哉？孟子曰：古之人所以文過人者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為而已。朱子曰：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苟能善

③孟子雖卑下：「孟子曰：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，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」孔子曰：其莪則丘貉取之矣。趙岐注：「王者謂聖王也。太平道衰，王迹止熄，頌聲不作，故詩亡。春秋撥亂，作於衰世也。」又「此三國史記之

異名，曰乘曰者，與於田賦乘馬之事，因為名，曰檮杌者，罵凶之類，與於記惡之成，因為名，曰春秋曰以二始舉四時，記萬事之名，其事則五霸所理也。桓、文、五霸之成者，故舉之。

史記之文也，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，孔子人臣，不受君命，私作之，故言竊，亦聖人之謙辭爾。

④賈化，貿易化遷也。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：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序游俠，則退處士而進奸雄，述貨殖，則崇

⑤魏收，字伯起，北齊人，奉詔撰魏史，夙有怨者，多沒其善，每言「何物小子，敢共魏收作色，舉之則使上天，按之當使入地。」以是眾怨沸騰，時有穢史之說。

⑥沈約，梁齊字休之仕宋及齊，累官司徒左長史。武帝受禪，為尚書僕射遷尚書令，以為人陰惡，卒謚

⑦約，分字為平上去入四聲，為聲韻學上一大變遷。

⑧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⑨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⑩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⑪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⑫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⑬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⑭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⑮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⑯揚子法言君子篇第十二：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。」李軌注：「允，信也。」

五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篇 (節錄)

或問周官府史之史，與內史、外史、大史、小史、御史之史，有異義乎？曰：無異義也，府史之史，在官供書役者，今之所謂書吏是也。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，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。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。官役之分，高下之隔，流別之判，如霄壤矣！然而無異義者，則皆守掌故也，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。

史守掌故而不知擇，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。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，司會質歲之成，皆有調劑盈虛，均平秩序之義，非有道德賢能之選，不能任也，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。若夫守庫藏者，出納不敢自專，庶人在官，足以供使而不乏矣。然而卿士大夫，討論國計，得其遠大；若問庫藏之纖悉，必曰府也。

五史之於文字，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。典謨訓誥，曾氏以謂唐、虞、三代之盛，載筆而紀，亦皆聖人之徒也，其見可謂卓矣。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，推論精微，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而不敢自專；然而問掌故之委折，必曰史也。

傳曰：「禮，時為大」，又曰：「書同文」，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。學者但誦先聖遺言，而不達時王之制度，是以文為鞶帨，編繡之玩，而學為鬥奇射覆之資，不復計其實用也。故道隱而難知，士大夫之學問文章，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。法顯而易守，書吏所存之掌故，實國家制度之所存，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。故無志于學則已，君子苟有志于學，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，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，則學為實事，而文非空言，所謂有體必有用也。不知當代而

好言古，不通掌故而言經術，則擊悅之文，射覆之學，雖極精能，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。

孟子曰：「力能舉百鈞，而不足舉一羽，明足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」也。難其所易，而易其所難，謂失權度之宜也。學者昧今而博古，荒掌故而通經術，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，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。故舍器而求道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，皆不知府史之史，通於五史之義者也。

孔子曰：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裁及其身者也」也。李斯請禁詩書，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也，其言若相近，而其意乃大悖，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。夫三王不襲禮，五帝不沿樂，不知禮，時為大，而動言好古，必非真知古制者也，是不守法之亂民也，故孔子惡之。若夫殷因夏禮，百世可知損益，雖曰隨時，未有薄堯、舜而詆斥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而可以為治者。李斯請禁詩書，君子以為愚之首也。後世之去唐、虞、三代，則更遠矣；要其一朝典制，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，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，得其彷彿者也。故當代典章，官司掌故，未有不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；而學者昧於知時，動矜博古，譬如考西陵淫蠶桑，諱神農之樹藝，以謂可禦飢寒，而不須衣食也。

①周官中各官均有府若干人，史若干人，胥若干人，徒若干人。按周禮六官，天官冢宰，冢宰治官之職，地官司徒，司徒教官之職，春官宗伯，宗伯禮官之職，夏官司馬，司馬政官之職，秋官司寇，司寇刑官之職，冬官考工記，考工記之職，其下有府史胥徒之屬，如天官冢宰有府六人，史十有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人是也。

②大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、御史，均屬春官宗伯。

③書史，治理文書之吏也，清代總督，巡撫，學政，及各倉各關監督之吏，皆曰書史。

④明洪武十五年，仿宋制，置華蓋殿、武英殿、文華殿，文淵閣，東閣諸大學士，以其受餐內殿，